

切韻 â 的來源

李方桂

不論從三百篇的用韻或是從諧聲的偏傍看起來，切韻的元音 â 有很明顯的兩種來源。這兩種不同的 â 在切韻裡頭至少有些韻還保留點兒不同的地方，最顯明的就是覃，談（高本漢都寫作 am）哈，泰（高寫作 ai, â:i）¹⁾這兩種 â 的來源明瞭之後，我們雖然不能確定覃，談的 â 在切韻時代的不同讀法，可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這兩種 â 爲什麼要那麼嚴格的分開。

第一種 â 在詩韻裡時常同含有 a, ä, v, e (e) 元音的字押韻，同時亦跟這些字諧聲。這一種 â 可以無問題的定爲由上古的 *â²⁾ 來的。他同 a, v 押韻是因爲他們的音值很相近然而他同 ä, e 也押韻，這我們不得不疑 ä, e 是由別的音變來的。我說 â 同 ä, e 不能押韻的原因有兩種(1) â 同 ä, e 在普通人的耳朵聽起來已經很不相似了。由普通音韻的原則上也不當押韻。而在詩經裡頭不但偶爾一次並且是常常的同 ä, e 押韻，這不得不使我們疑 ä, e 一定是從一種 a 元音變來的。(2)在詩經本身的用韻上，我們也有一個 â 絕對不同 ä 押韻的例。這就是唐 âng 韻的字。這韻的字同陽 iang 韻的字是押韻的。但是不但不同清 iäng 韻的字押韻並且也不諧聲，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古人用韻及造諧聲字的規則是很嚴格的，â 同 ä 是不押韻的。現在我們在詩經裡頭的的確確找出許多 â 同 ä, e 押韻的例子來，那我們應當如何解釋呢？我覺得 â 同 ä, e 押韻的原故是因爲 ä, e 原來是一種 a 元音，因爲受一種同化作用，更的確一點兒的說法是受 progressive umlaut 的影響變成 ä, e；ä 只見于三等字，e 見于四等字。他們的變化是 *ia- > iä-, *ia- > ie-。這樣我們就可以解釋 â 同 ä, e 押韻的現象了。要注意的是 *ia- 雖然變成切韻的 iä-, *ia- 變成切韻的 ie-，不過切韻的 iä-

(1)切韻時代的音值皆依高本漢的寫法，因爲印刷的關係稍有更動，如同 v 作 ð,

ä 作 â:, e 作 ö, i 作 i 等。

(2)上古音是指詩經時代的音，他的音值前加一個星 [*] 以別於切韻時代的音。

ie- 不全是由 *ia-, *ia- 來的。我有理由相信他們還有別的來源，因為與本文無關，暫不討論。

第二種 â 常常在詩韻裡同含有 e, i, u 的字押韻並且亦常常互相諧聲，這是很奇怪的，因為 â 與 e 已經相差很遠够不上押韻的程度了，更同 i, u 押韻豈不是更奇？這種 â 我們可以決定說上古時不是 â 原因是(1)不同第一種的 â 相混(2)不同 a-, iä-, ie- 押韻，現在我們得要定這種 â 是從什麼音變來的，我們先簡單的列一個表證明這種 â 的來源，詳細的證據在每韻分開討論時再說。

詩 韻	諧 聲
1. 哈 âi, 灰 uâi: 之 i	哈 âi, : 之 i
哈 âi, 灰 uâi: 尤 iœu	灰 uâi, : 尤 iœu
哈 âi, 灰 uâi: 德 ek, 職 iek	哈 âi, 灰 uâi: 德 ek, 職 iek
哈 âi, 灰 uâi: 屋(三等) iuk	灰 uâi: 屋(三等) iuk
2. 覃 âm: 侵 iœm	覃 âm: 侵 iœm
覃 âm: 東(三等) iung	覃 âm: 東(三等) iung
3. 合 âp: 緝 iœp	合 âp: 緝 iœp
4. 豪 âu (一部分): 尤 iœu	豪 âu: 尤 iœu
豪 âu(一部分): 肴 au(一部分)(?)	豪 âu: 肴 au(?)
豪 âu (一部分): 屋(三等) iuk	豪 âu: 屋 iuk

有少數的例外的韻同諧聲，我為明瞭起見，沒有列入，留在以後再說。由以上的表看起來最顯明的是 â 同 e 的關係，如同 âm: iœm, âp: iœp, âu: iœu 等。我們已然知道這種 â 不是從 *â 變來的，所以我們也不能說 iœm, iœp, iœu 等是從 *â 變來的，然而反過來說這種 â 是從 *e 來的，我覺得不但可以解釋許多詩韻並且可以明瞭切韻 â, e 分佈的情形。很有幾條理由使我相信 â 是從 e 來的(1) e 變 â 在語言學的經驗看起來是可能的。印歐的 e 在拉丁，希臘，日耳曼等語都變成 a，是個很好的例子。(2) 切韻裡有些韻還保存着 e 音，然而在什麼情形之下 *e 可以保存，在什麼情形之下 *e 變成 â，我們可以找出極清楚的兩條定律來(見下文)決不是混亂無規則的。(3) 解釋詩韻是最好不過的，如覃: 侵(*em: *iœm) 合: 緝(*ep: *iœp) 豪: 尤(*æwg: *iœwg)，

等。(4)不與別的上古音的擬定發生衝突。1)

若是 â 從 *ə 來的話，i, iu- 亦必定是有一個 ə 的元音在裡邊，因為由詩韻及諧聲看起來這麼時常押韻及諧聲的字決不會有這麼相差太遠的元音 â, i, u 我們很有幾個諧聲字可以證明 i 同 iu- 是從 *ə 變來的，如同

弋 iək: 忒 t'ək: 試 sí: 代 d'âi (<*diək: *t'ək: *síeg:2) *d'æg)

待 d'âi: 等 tai, teng: 寺 zi: 特 d'ek (<*d'æg: *leg, *leng: *dziæg: *d'ek)

(1) 西門亦看出 ə 同 â 的關係，不過他沒有分辨出兩種 â 來，所以他只疑心 ə 在上古時代讀法很似 â，他說“.....dass den Schöpfern der Schriftzeichen Wörter auf -əʏ und -âʏ hinreichend ähnlich erschienen sind, um sie in einer phonetischen Serie zu vereinen.....Als weitere Bestätigung darf in diesem zusammenhange der Wechsel zwischen iəm und âm (am)angeführt werden.” (W. Simon, Zur Reconstr. d. Altch. Endconsonanten, Mitt. d. Sem. für Or. Spr. Bd. xxx, 1927 Abteilung 1, p. 9) 他亦知道之韻的字的元音與 ə, â 都相近所以他定了個倒 i (ibid, p. 12)。這種複雜手續依我看起來都不需要。我的兩條定律 (見下文) 可以很圓滿的解釋一切。

(2) 我把在切韻時代以前失落的韻尾都寫作 *-g 或者 *-d, 以別于 -k, -t 高本漢在他的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RAS Oct. 1928, 趙元任譯文見本所集刊 I, 3, 345—401 頁一篇文章裏頭在上古時代擬了兩種韻尾 *-k' (去聲字) *-g (平上字)，我覺得是很可疑的。他一方面承認在上古時代這種韻尾已經很微弱了，就快要失去了——換言之就是快元音化 vocalized 了——，他一方面還擬定了 -wk, -wg 的兩種分別，試想想一種快要元音化的韻尾又已經發出一種 -w 的介音來，還能無音麼？與 -wg 能不混麼？我們要注意去聲可以算作韻尾失落的原因更可以算作韻尾失落的結果 (如北方官話入聲之變平上去)，我們還不敢決定誰是因誰是果。若是依高本漢說收 -k 的字可以有去入二種聲調，我們何不更說收 -k 的字更有平上去入四種聲調，何必又擬兩種韻尾 *-g, -k' 呢？我覺得最妥當的辦法是把在切韻時候還保存的 -p, -k, -t 同切韻時代以前已經失掉的韻尾分別出來。前一種寫作 -p, -k, -t, 後一種寫作 -b, -g, -d 他們真正的讀法如何，我覺得我們還不能定。

則 tsək: 側 tš'iek: 廁 tš'i (<*tsək: *tš'iek: *tš'ieg)

翼 iək: 異 i: 冀 kji (<*g'iek: *g'ieg: *kiөг)

飾 s'iek: 飭 zi: 飭 t'iek (<*s'iek: *dziөг: *t'iek)

直 d'iek: 值 d'i (<*d'iek: *d'ieg)

織 t's'iek: 熾 t's'i (<*t'iek: *t'ieg)

食 dz'iek, zi (<*d'iek, *dziөг)

意 i: 億 iək (<*iөг: *iək)

疑 ngji: 礙 ngâi: 凝 ngiөг: 嶷 ngiək (<*ngiөг: *ngөг: *ngiөг: *ngiək)

有 j'äu: 郁 iuk (<*g'ieg: *iüək)

鬲 b'iüək, b'iuk: 福 p'üək: 匍 b'uək: 逼 p'iek: 富 p'ieu (<*b'iüək, *b'iüək: *p'üək: *b'uək: *p'iek: *p'ieg)

*iөг > *iäi > i; *iüək > iuk 都是最自然不過的現象，同時高本漢諧聲的條例亦滿足了。我覺得非經過這一番的解釋我們不能明瞭為什麼 äi 同 i, iuk, ök 會押韻——注意！不但是押韻而且是常常的押韻。偶爾一次押韻我還可以說是例外「通押」；若是常常押韻我們就決不能輕輕放過說他們是「糊弄局兒的韻」了。高本漢在他的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805頁) 說基 kji, 來 lâi, 久 kiäu, 福 p'üək 所以押韻的原故是因為他們原來有 -g 韻尾，(基 *kjig, 來 *lâg, 久 *kiөг, 福 *p'üөг) 他沒想到來 *lâg 若是能同基 *kjig 押韻，為什麼不同鐸韻 âk 的字押韻？他前面講 (801頁) 像 -âg 同 âk 的字不是好韻，所以不能多有（其實一次亦沒有），然而他在 802 頁反找出許多 *âg, (依高) 同 iuk, iək, ök 押韻的例子出來，這是什麼原故？現在我們可以明瞭他們押韻的原故不單是因為只有個 -g 的韻尾并且因為他們的主要元音也相同：基是 *kiөг, 來是 *lөг, 久是 *kiөг, 福是 *p'üөг。這麼一來我們更可以解釋詩經裡頭一個例外的韻，鄭鷄鳴 3 來與贈韻。若依高的說法，*lâg, *dz'өг 就因為韻尾 -g, -ng 的原故就可以押韻了，這未免太牽強。我覺得押韻的字他的主要元音是最重要的，韻尾還在其次。現在韻尾雖有些相似，元音差的太多，押韻是不可能的。不過若按我的說法，來是 *lөг, 贈是 *dz'өг,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押韻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元音是一樣的。還有能字有 nөг, nâi 兩讀，小雅賓之初筵 2 能，又，時，押韻。若是依我的說法，能是 *nөг, — 4 —

*nəg, 又是 *g'ieŋ, 時是 *d'ieŋ, 不論能是歸哈或是歸登韻, 押韻是可能的。能的兩讀在切韻的時候雖差的很多。在上古時候是差的很少的。類似能字有等字的兩讀 təŋ, ləi, 他在上古時候是 *təŋ, *təg。

我們若是定這個 â 是從 *ə 來的。對於切韻的系統上有個很有趣的解釋, 切韻有覃 âm 談 âm² 二韻, 合 âp 盍 âp 二韻, 哈 â:i(uâ:i) 泰 âi(uâi) 二韻, 豪 âu 雖只有一韻然而由詩韻同諧聲看起來亦有二種來源。惟獨寒 ân(uân) 只有一種, 詩韻裏亦不能辨出兩種來, 曷 ât(uât) 亦只有一種 唐 âŋ(wâŋ) 也只有一種。鐸 âk(wâk) 也只有一種。他們只有一種的原故是因為在有這種韻尾的韻裏 *ə 不變成 â, 所以同他相配的都有一個有 ə 音的韻。我們看一看下列的表就清楚了: ——

上古 *â	談 âm	盍 âp	泰 â:i(uâ:i)	豪 âu	寒 ân(uân)	曷 ât(uât)	唐 âŋ(wâŋ)	鐸 âk(wâk)
上古 *ə	覃 âm	合 âp	哈 âi(uâi)	豪 âu	痕 ən(uən)	沒 (ət) uət	登 əŋ(wəŋ)	德 ek(wək)

注意侯韻 əu 不與豪韻 âu 配, 侯韻在詩經裡沒有同含有 â 的字押韻的, 也很少同含有 â 的字諧聲的。我疑心侯韻的 əu 是另外有一個來源——或者 əu < *u。總起以上的表來看, 我們可以得兩個很重要的定律:

(1) 上古 *ə 在 -n, -t, -ŋ -k 的前面到切韻的時候還保存着。

(2) 上古 *ə 在 -n, -p, -i (< *i 或者 *-g, *-d), -u (< *u 或者 *-g) 的前面到切韻的時候變成 â。若有一個介音 i (或者 i) 在這個 *ə 的前頭, 這個 *ə 就全體保留着, 1) 所以切韻裡有 iəm, iəp, iəu, (iəu), i (< *iəi < *iəg) 2)。

關於這個 *ə 的音值我們不能決定說他在上古時代到底應當如何讀。我想他大約是中混或中後兩部位上的元音, 拿 ə 去代表他是比較合宜的。這不過是我個人的猜度。至於他的真正讀法我們不能證明——依我看起來——在歷史語言學上 (historical linguistics) 也無須證明, 這就好象關於電氣的運用性質都知道了, 而電氣到底是什

(1) 在廣州話裏頭在介音 i 後頭的 ə 亦都更進一步的變成 ä 了, iəm > iäm; iəp > iäp; iəu > iäu。

(2) 我們可否改定切韻的之韻作 iəi? 見, 溪, 羣, 疑, 諸聲母在這韻裡的歸化現相似乎亦可以解釋了。

麼東西我們還不知道的情形相同¹⁾。

現在我們就切韻裏所有含有 â 元音的韻分開討論。我們先討論第一種從上古*â 來的 â。含有這種 â 元音的韻我覺得有歌 â, 戈 uâ, 唐 âng, wâng, 鐸 âk, wâk, 寒 ân, 桓 uân, 曷 ât 末 uât, 談 âm, 盍 âp 泰 â:i, uâ:i, 豪 âu (一部分)等韻。

去討論這個問題我只用了詩經的用韻來作根據，其次就是諧聲字。詩經的用韻在從前的古韻學家如同顧炎武，段玉裁，江永，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等都有很精密的研究。我完全本着這幾位學者的學說。我在這篇文章裡頭只選了些確不可移的例子來作證。讀者若再多要例子的時候，就請參看以上諸位的原書。關於諧聲字一方面我只取下詩韻裡有的字或者“偏傍”。一個偏傍能諧切韻裡好幾韻的字的時候，我每韻只取一個字來作代表。所取的字亦多半是高本漢的分析字典有的字，除去詩韻的裡字而高氏未采入他的字典裡頭的以外，所取的字都是很常見的，所以廣韻裏頭很多的冷字我一概沒有列入。

還有一層我要聲明的是我對於例外的韻或者諧聲字，只要他直接同含有 â 的字押韻或者諧聲我亦都寫下來了。有些例外我老老實實的承認我不能解釋，至少我的解釋同任何人的解釋都是一種猜度。所以我不多費唇舌去解釋他。詩經方言問題同錯字問題都很能是這種例外的原因。我們在上古音韻大體未明瞭之先就去解釋這種例外是很危險的，我雖然盡力把例外的字記下來，然而我覺得例外少的很，不足以防害我的理論。我希望我在最近能把切韻裡頭的別的元音的來源研究出來，或者對於這些例外的字能發現一個解釋也未可知。

1) 歌 â 戈 uâ

關於這一韻高本漢已然有很精細的討論，請看趙元任譯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本所集刊 I, 3, 355—369 頁。我們現在只要把他的結論寫一寫就成了：

歌 â 戈 uâ 是在上古時有 *â 元音的。麻 a, ia 的一部分(如加, 也等字)是上

(1) 我們可以拿印歐 ə 來作比較。印歐 ə 在拉丁, 日耳曼等語爲 a 在梵文爲 i 不與印歐 a 相混。至於這個 ə 的音值雖亦有人猜度, 結果亦是不關痛癢的, 我們只要認清這個 ə 是印歐語的一個音素 (phoneme) 不與別的音素相混就夠了。

古的 *a, *ia 支 iě 一部分的字是上古的 *ia (高作 *iä)。

這裏頭亦有例外的字，火 xuâ 在豳風七月裏同衣，葦押韻；小雅大田 2 同穉押韻。這也許是方言的不同，也許是火字的來源與別的戈韻字不同，我們不能定。

還有一個有趣味的觀察就是歌韻沒有唇聲母的字。而戈韻裏有許多唇聲母的字。這使我們不得不疑心這些字裏有些是從歌韻裏轉來的，如同破 puâ < *pâ 注意皮的諧聲字除在戈韻外差不多全是開口韻，單獨到了含有 â 元音的時候就合口了。這使我們疑心到一個唇音 + â > 唇音 + uâ 的作用在裏頭，現在我們不能十分的有把握說這就是如此，我們以後還有機會討論這個現象。

2) 唐 âng, wâng

我們先看詩經的用韻：——

a. 與陽 iang, iwang 韻的字押韻：

小雅賓之初筵	1 抗張
邶風燕燕	2 頡將
衛風河廣	1 廣杭望
大雅公劉	5 長岡陽，糧陽荒
大雅卷阿	4 長康常
小雅庭燎	1 央光將
大雅大明	5 梁光
秦風渭陽	1 陽黃
小雅都人士	1 黃章望
周南檉木	2 荒將
大雅假樂	3 疆綱
小雅采芣	3 剛陽

b. 與庚 eng, ieng, iweng 韻的字押韻：

齊風著	3 堂黃英
魏風汾沮洳	2 方桑英英行
鄭風將仲子	2 牆桑兄

鄘風定之方中	2	堂京桑臧
大雅公劉	3	岡京
魯頌有駟	1	黃明
魏風陟岵	3	岡兄
小雅采芑	2	鄉央衡塏皇珩
周南卷耳	2	岡黃觥傷
豳風七月	2	陽庚筐行桑
大雅韓奕	4	彭鏘光

我們再看唐 *âng*, *wâng* 的諧聲字：——

倉 <i>t'sâng</i>	:	踰 <i>ts'iang</i>	:	槍 <i>dz'eng</i>				
臧 <i>tsâng</i>	:	牆 <i>dz'iang</i>	,	戕 <i>dz'iang</i>				
堂 <i>d'âng</i>	:	尙 <i>ziang</i>	:	掌 <i>t'eng</i>				
囊 <i>nâng</i>	:	讓 <i>úziang</i>						
旁 <i>b'wâng</i>	:	方 <i>p'iwang</i>	:	妨 <i>peng</i>				
狼 <i>lâng</i>	:	良 <i>liang</i>						
湯 <i>t'âng</i>	:	陽 <i>iang</i>						
盎 <i>âng</i>	:	央 <i>iang</i>	:	英 <i>ieng</i>				
行 <i>ɣâng, ɣeng</i>	:	衡 <i>ɣeng</i>						
印 <i>ngâng</i>	:	仰 <i>ngiang</i>		迎 <i>ngieng</i>				
芒 <i>mâng</i>	:	亡 <i>m'iwang</i>	:	氓 <i>meng</i> (耕)				
皇 <i>ɣwâng</i>	:	王 <i>j'iwang</i>	:	惶 <i>ɣeng</i>				
光 <i>kwâng</i>	,	黃 <i>ɣwâng</i>	:	橫 <i>ɣweng</i>	,	鏘 <i>kwang</i>	:	擴 <i>k'wâk</i>
康 <i>k'âng</i>	:	庚 <i>keng</i>						

由他們的用韻跟他們的諧聲，我想我們都可以無問題的擬定這一類的字在上古時候是有個 **â* 的元音在裡頭。陽 *iang* 韻的字我們也可以按麻(三等) *ia* 的例定爲上古 **iang* 來的。在切韻裏頭含有 *ɣ* 元音的韻據我看起來也許有幾個來源。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同 **â* 押韻及諧聲的，我們亦可定他大約是一種近似 *a* 的元音。現在不是討論

他的時候，我打算將來另作一篇文章來討論他。

唐，陽兩韻的偏傍差不多完全沒有同登 əng，蒸 iəng，清 iāng，青 ieng 諧聲的。所以我們知道他不但不會是從 *a 變來的他與 iāng, ieng 亦相差甚遠，換言之 iāng, ieng 在上古時代已經同 əng, iaŋg 不同的很，夠不上押韻及諧聲的程度了。我要指明這一點的原故是因為以後我們有 iä- 同 â- 押韻的例子，如昔 iäk 同鐸 âk 押韻，泰 â:i 同祭 iäi 押韻等。在那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定 iäk 是從 *iak 變來的，iäi 是從 *iai (<*iad) 來的，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我們不能定清 iāng 由從 *iang 來的，他在上古時候是含有別種元音的。

3) 鐸 âk, wâk

鐸韻雖然是唐韻的入聲字然而他在詩經裡頭的用韻有不同的地方：——

a) 與昔 iäk 韻的字押韻

小雅白駒	2 藿夕客
齊風載驅	1 薄韜夕
小雅瓠葉	3 炙酢
大雅行葦	2 席酢炙罍
小雅鶴鳴	1 蘄石錯
鄭風緇衣	3 簾作
魯頌駟	3 駱維繹駟作
魯頌泮水	7 博駟逆獲
大雅板	2 懌莫

b) 與陌 ək, iək 韻的字押韻

大雅抑	7 裕度射
周南葛覃	2 莫濩裕駟
秦風無衣	2 澤戟作
小雅鴻雁	2 澤作宅
周頌載芟	柞澤
大雅皇矣	1 赫莫獲度廓宅

魯頌泮水 7 博敦逆獲

小雅裳裳者華 3 白駱駱若

鄭風蘊兮 12 蘊伯

大雅韓奕 6 貊伯壑籍

c) 與藥 iak 韻的若字押韻(例外)

衛風氓 3 落若

小雅皇皇者華 4 駱若度

小雅裳裳者華 3 白駱駱若

魯頌閟宮 7 釋宅貊諾若

魯頌閟宮 9 柏度尺烏頌奕作頌若

鐸韻的諧聲字

度 d'âk, d'uo : 渡 d'uo

客 k'âk, 落 lâk : 格 kək : 路 luo : 畧 liak

惡 'âk, 'uo : 亞 'a : 壘 'âk : 啞 'ek

薄 b'âk : 補 puo : 甫 p'iu

拓 t'âk : 石 z'âk

作 tsâk, tsâ, tsuo : 酢 dz'âk : 窄 tsek

穫 ɣwâk : 獲 ɣwək¹ : 獲 ɣuo, ɣwâk : 樓 ɣwa

諾 nâk : 若 n'ziak : 匿 n'iek : 慝 n'zia

錯 ts'âk, tsuo : 昔 s'âk : 謂 tsek : 鵠 ts'iak

蘊 t'âk : 釋 iâk : 擇 d'ek : 釋 siâk

託 t'âk : 宅 d'ek

莫 mâk, muo : 暮 muo : 漠 mâk : 膜 ma

由詩經的用韻看起來，鐸 âk 韻的字與唐 âng 韻的字不同。唐 âng 是同陽 iang 時常押韻的，絕對不同清 iang 押韻。而鐸 âk 與昔 iâk 是時常押韻的，除去若字外

(1) 獲字廣韻入麥韻但集韻入陌韻。由詩韻及諧聲看起來獲字好像近於陌而不近於麥，集韻的改正亦許是對的。苗夔的毛詩韻訂似乎是從集韻的辦法。

與藥 iak 韻的字押韻的差不多沒有。這種用韻不同的地方我覺得與鐸 âk 韻本身沒有關係。我們要弄清楚的是昔 iāk, 藥 iak 在上古時候是不同的, iāk 跟 âk 的主要元音相近而 iak 跟 âk 的主要元音反相差的多些。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若就切韻看起來, iak 比 iāk 近於 âk, 何以在上古時候會反過來了呢? 我們現在不得不暫走出題外來看看藥韻在詩經裏的情形是怎麼樣的。在詩韻裏藥韻的字有同覺 âk 錫 iek 押韻的: ——

大雅靈臺 3 濯鬻沼(?)躍
大雅桑柔 5 削爵濯溺(入藥, 錫二韻)
邶風簡兮 3 籥翟(入陌, 錫二韻) 籥

我們可以從這幾個例子, 立刻想到麻 a, ia 的分部的情形。麻 a, ia 一部分(<上古 *a' *ia) 同歌 â 押韻, 一部分(<上古 *â, *iâ) 同模, 魚押韻, 兩部分不相混的。現在的情形也相似, 藥 iak 是上古 *iāk 來的, 所以同覺 âk 押韻; 昔 iāk 是從上古 *iak 來的, 所以同鐸 âk 押韻。這麼一來我們可以解釋詩經為什麼會拿 iāk 來韻 âk 而不拿 iak, 同時 iak < *iāk 也可以從麻 a, ia < *â, *iâ 的先例解釋了¹⁾。

若是昔 iāk 是從 *iak 來的, 我們就要問在什麼情形之下上古的 *ia (*iwa), 可以保留着, 在什麼情形之下 *ia (*iwa) 變成 iä (iwä) 呢? 這個問題我可以作簡單的答案: 沒有韻尾(麻三等 ia) 或者有 -ng 韻尾(陽 iang, iwang) 的字, *ia (*iwa) 到切韻的時候還是 ia (iwa), 在其他情形之下一律變作 iä (iwä) 如仙 iän, iwän, 薛 iät, 祭 iäi, 宵 iäu, 昔 iäk, 等(詳見下文)。

現在我還要加鐸韻的幾個例外的字。這幾個字的用韻同諧聲都與以上鐸韻的字不同, 他們似乎別有來源: ——

鑿 dz'äk 與襪, 沃, 藥韻	(唐風揚之水 1)
藥 lâk, ngâk, ngau 與莖韻	(周南關雎 5)
與謔, 藥韻	(鄭風溱洧 1, 2)
與櫟, 駁韻	(唐風晨風 2)

(1) 同覺, 藥押韻的錫韻的字也有一種解釋: iek < *iök < *iok, *iok 同 *iäk 押韻是沒有困難的。

與沼，虞，穀，韻 (小雅正月11, 12)

與沃韻 (小雅隰桑 2)

與照，燥，藐，教，虐，耄韻 (大雅抑11)

與到韻 (大雅韓奕 5)

與鑿，櫟，沃韻 (唐風揚之水1)

他們的諧聲字亦與普通鐸韻字不同

樂 lâk, ngâk, ngau : 鑠 síak : 櫟 liek, iak

鑿 dz'âk : 𦉳 dz'âk

這種鐸韻的字在上古時候也許有一種圓唇元音。我們不能一定說是什麼音。只好暫時不去解釋他們。

鐸韻的字我們雖然可以定他是從上古 *âk 來的，然而他一部分的諧聲字是 uo。我覺得惡 âk, *uo; 度 d'âk, d'uo 等字，他們在最初的時候一定是有一種元音的，不過到了詩經的時候他們的元音已經是不同了，我們可以想像他們變化的情形如下：
*âk > âk; *âg > *âwg > *owg (詩經) > o (詩經) > uo (切韻)，這麼樣 âk, uo 諧聲的現象可以解釋了，我們現在不是討論詩經以前的音韻所以可以不必去詳細討論他們，不過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 âk 同 uo 直接押韻的沒有一個確不可疑的例子。這更可以證明他們到了詩經的時候已經是發生變化了。

鐸韻還有些例外同樂 iak, 職 iøk 諧聲的。我沒有一定的解釋方法。我想這種例外諧聲的起源有三種(1)造字人的方言關係(2)造字不恰當(3)後人造字誤用先例，(wrong analogy), 如合 âp 與緝 iøp 諧聲是可能的，他們在上古時候是 *əp, *iøp, 後來(或方言中)盍 âp 與合 âp 相混之後，就可以造出 iøp 同盍 âp 的諧聲字來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盍是上古的 *âp 不能同 iøp 諧聲的。現在我們只能知道個大概，很難指出那個字是怎樣造錯的。我希望文字學專家可以幫助我們。

4) 寒 ân 桓 uân

詩韻裏頭有：——

a) 與刪 an, wan, 山 an¹) (少數)韻的字押韻

(1) 刪與山的分別在詩經裡頭的證據太少，我們不能定。

小雅斯干	1 干山
邶風匏有苦葉	3 鴈且泮
鄭風女曰雞鳴	1 且爛鴈
鄭風大叔于田	3 慢罕
大雅板	1 板痺然遠管宣遠諫
大雅韓奕	6 完蠻
小雅南有嘉魚	2 汕衍

b) 與仙 iān, iwān 韻的字押韻

大雅皇矣	8 閑言連安
邶風靜女	2 變管
魏風伐檀	1 檀干漣塵貍餐
鄭風羔裘	3 晏粲查
大雅板	8 且衍
大雅公劉	5 泉單原
大雅崧高	1 翰蕃宣

c) 與元 ien, iwēn 韻的字押韻

鄭風狡童	1 言餐
大雅公劉	5 泉單原
小雅鶴鳴	1,2 園檀
鄭風將仲子	3 園檀言
衛風氓	6 怨岸泮宴晏且反
大雅文王有聲	4 垣翰
大雅板	7 藩垣翰

d) 與先 ien 韻的字押韻

衛風氓	6 怨岸泮宴晏且反
-----	-----------

寒 an 桓 uān 的諧聲字與詩經的用韻是極相似的：——

曼 muān : 慢 man : 蔓 mīwēn, muān

變 luân : 蠻 mwan, 彎 'wan : 變 liwän
挽 muân : 免 miän : 晚, 挽 miwän
半, 泮 puân : 禱 b'iwän
博, 溥 d'uân : 轉 t'iwän. 專 tsiwän
殘 dz'ân : 蓋 tʂan : 踐 dz'ian
丹 tân : 旃 tsian : 彤 d'uong (?)
單 tân, 㒺iän : 幘 ts'ian, 戰 tsian
桓 yuân : 亘 siwän : 垣 jiwän
散 sân : 霰 sien
誕 d'ân : 延 iän, 挺 t'ian
安 'ân : 晏 'an : 宴 ien (从晏, 晏省聲) : 匱 ien
腕 'uân : 婉 'iwän
潘 p'uân : 藩 b'iwän
干 kân : 奸 kan : 乾 kân, g'ian
管 kuân : 菅 kan
貫 kuàn : 慣 kwan
卯 kuân : 關 kwan : 聯 liän
爛 lân : 柬, 諫 kan : 練 lien
漢 xân : 董 g'ien, g'ien, kiën (?)
緩 yuân : 援 jiwän : 媛 jiwän
完 yuân : 院 jiwän : 元 ngiwän

此中除漢 xân 同董 g'ien, g'ien, kiën 諧聲是個例外, 其餘的寒 ân (uan) 韻的字都很規則的同 an (wan), iän (iwän), ien (iwän), ien 諧聲或者押韻。我們可以斷定寒, 桓在上古的時候是含有 a 元音的。同他押韻及諧聲的刪, 山 (少數) an, (wan) 仙 iän, iwän, 先 ien 韻的字是從上古 *an, *wan, *ian, *iwan, *ian 來的。在詩經裏頭先韻的已經很少同寒, 桓韻的字押韻了, 恐怕先韻的字在那時候已經有些變成較細的 (closer) 元音了。

我們在討論歌韻的時候，我已經提到歌韻沒有唇聲母的字，寒韻亦同歌韻一樣的沒有唇聲母的字，而桓韻有很多的唇聲母的字，我們亦可以推想到有些 puân, p'uân, etc. 是從 *pân, *p'ân, etc. 變來的。不過這個問題是很難證明的。除諧聲字以外我們沒有別的途徑可尋，而諧聲字對於開合口一方面我們還沒有一定的條例。我覺得這個問題將來值得我們去研究的，現在暫不討論。

5) 曷 $\hat{a}t$ 末 $u\hat{a}t$

現在我們再看看寒，桓韻的入聲曷 $\hat{a}t$ ，末 $u\hat{a}t$ 在詩經裏頭的用韻是如何：——

a) 與薛 $i\hat{a}t$, $iw\hat{a}t$ 韻的字押韻

小雅采芣	2 烈渴
周頌載芣	活達傑
邶風擊鼓	4 崖說
大雅瞻卬	2 奪說

b) 與月 $i\hat{e}t$, $iw\hat{e}t$ 韻的字押韻

王風采芣	1 葛月
豳風七月	1 發烈揭歲
大雅生民	2 月達害
齊風東方之日	2 月闐闐發
大雅蕩	8 揭害撥世
商頌長發	2 撥達達越發烈截(?)

c) 與鑿 $a\hat{t}$ 韻的字押韻

小雅車牽	1 羸逝渴括
------	--------

d) 與泰 $\hat{a}:i$, $u\hat{a}:i$ 韻的字押韻

小雅鴛鴦	3 秣艾
大雅緜	8 拔兌駮隊
大雅皇矣	3 拔兌

e) 與祭 $i\hat{a}i$, $iw\hat{a}i$ 韻的字押韻

大雅蕩 8 揭害撥世

小雅車鞶 1 鞶逝渴括

f) 與廢 iwei 韻的字押韻

召南野有死麇 8 脫悅吠

大雅緜 8 拔兌駮喙

他們的諧聲字：——

市 puât, pâ:i, pjwëi: 沛 p'â:i: 肺 p'iwëi: 孛 b'uet, b'uâi(?)

割 kât: 害 ɣâ:i: 豁 xuât: 瞎 xat

筏 puât: 筏 pâ:i, b'iwëi, b'iwet

脫 t'uât: 兌 d'uâ:i: 說 síwät, síwäi: 閱 iwät: 悅 síwäi

擦 ts'ât: 蔡 ts'â:i: 察 ts'at: 祭 tsäi: 噤 siät

曷 ɣât, 葛 kât: 謁 iet, 揭 kiet, k'iai: 竭 g'iat: 讖 'â:i

撮 ts'uât: 最 tsuâ:i: 喂 ts'wa:i

活 ɣuât, 闊 k'uât, 括 kuât: 話 ɣwa:i: 刮 kwat

撥 puât: 發 p'iwet: 廢 p'iwëi

友 b'uât: 拔 b'uât, b'wat: 髮 p'iwet: 黻 p'iwet(例外): 輶 b'uât, b'â:i

怛 tât: 旦 tân

歲 xuât: 囁 xuâ:i, iwät, iwet: 歲 síwäi: 穢 iwëi: 戍 síuët(?)

設 tuât, tuâ:i

這兩韻的字我想無問題是從上古 *ât, *uât 來的，同他們押韻及諧聲的泰，薛，祭，鏗，(黻一部分)，韻的字我們亦可以定他們是從上古 *âd, uâd; *iat, *iwat; *iad, *iwad; *at 來的。

注意曷韻亦沒有唇聲母的字，與寒韻同。

6) 泰 â:i, uâ:i

同曷，末兩韻最有關係的就是泰韻。在詩經裏頭同他押韻的有：——

a) 夬 (a:i), wa:i 韻的字

大雅民勞 4 揭泄厲敗大

小雅白華 5 外邁
魯頌泮水 1 棧曦大邁

b) 祭 iai, iwai 韻的字

衛風有狐 2 厲帶
魯頌闕宮 5 大艾歲害
魏風十畝之間 2 外泄逝
王風采芣 3 艾歲
小雅庭燎 2 艾晰曦

c) 廢 iwei 韻的字

大雅縣 8 拔兌駮隊

d) 曷 ât, 末 uât, 薛 iât, 月 ivt, iwet, 黠 wat 韻的字

小雅鴛鴦 3 秣艾
小雅蓼莪 5 烈發害
小雅四月 3 烈發害
大雅縣 8 拔兌駮隊
大雅皇矣 3 拔兌
大雅烝民 3 舌外發
商頌長發 6 旃鉞烈曷駮達截(?) 伐桀

他們的諧聲字：——

貝 pâ:i : 敗 pwa:i

蔡 ts'â:i : 擦 ts'ât : 察 tʂ'at : 祭 tsiäi : 際 siät

艾 ngâ:i : 父, 刈 ngiäi

設 tuâ:i 又讀 tuât

旃 b'â:i : 市 puât, pâ:i, pjwěi, 沛 p'â:i : 肺 p'iwēi : 幸 b'uet, b'uâi(?)

最 tsuâ:i : 撮 ts'uât : 嘜 tʂ'wa:i

大 d'â:i, t'â:i : 馱 d'â : 馱 d'iei

害 ʎâ:i 豁 xuât : 割 kât : 瞎 xat

兌 d'uâ:i : 說 siwât, siwäi 閱 iwât : 脫 t'uât : 悅 siwäi

伐 pâ:i, b'ïwei, b'ïwet: 伐 b'ïwet: 袞 puât

噉 xuâ:i, iwât, *ïwət: 瀦 xuât: 歲 sïwâi: 戍 sïuēt(?)

泰，夬，祭，廢這四韻在切韻裏只有去聲，在諧聲一方面看起來，亦多數與入聲(-i)的字諧聲，而在詩經用韻方面也有不少同有 -t 韻尾的字或者 *-d 押韻的，我想西門¹⁾關於這幾韻的結論，說他們在上古時候有 *-d (西門 *-δ)，大體是對的。我們誠然不能把這四韻的每一個字都能找出一個跟有 -t 諧聲的字或者押韻的字來。然而我們並沒有找出例外的字。就是找得少數例外的字來，我覺得西門的結論大體上是不受影響的。我所以就擬定泰 â:i, uâ:i 是上古的 *âd, *uâd, 與泰押韻的夬 a:i, wa:i 韻的字是 *ad, *wad, 祭 iâi, iwâi 韻的字是 *iad, *iwad。

泰韻還有一個有趣味的現象，他在切韻裏頭的開口有唇聲母的字，合口沒有唇聲母的字。這正與歌，寒的情形相反。然而我們若細細看現在的方音，泰韻的具 pâ:i 沛 p'â:i 等字都好像從 puâ:i, p'uâ:i 來的，同切韻所定的音不合而反與歌，寒韻的情形相似——開口無唇聲母。我疑心 p (代唇聲母) + â > p + ua 的時期很晚，大約在切韻的前後所以有些韻介音 u 已很顯明的就歸入合口，有些韻還不甚覺得出來的就歸入開口。這種情形，以後我們還有機會遇見。

7) 豪 âu

豪韻在詩經很明顯的分兩部分。現在我們只討論他的一部分的用韻及諧聲。這一部分在詩經時代是有 *â 元音的。那一部分在詩經時代有 *ə 元音的留在以後再講。在詩經裏頭與這一部分押韻的有：——

a) 肴 au 韻的字

衛風碩人 3 敖郊驕鑣朝勞

小雅鹿鳴 2 蒿昭桃傲教

魏風園有桃 1 桃殺謠驕

陳風防有鵲巢 1 巢若切

小雅出車 2 郊旂旄

b) 宵 iâu 韻的字

1) Walter Simon, Zur Reconstruc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consonanten
Mitt. des siminers f. Or. Sp. Bd. xxxi, 1928 Abteilung 1, p. 3—8.

齊風東方未明 1 倒召
 大雅旱麓 5 燎勞
 小雅十月之交 7 勞闕
 齊風甫田 1 驕忒
 小雅鴻雁 3 磬勞驕
 齊風載驅 4 滔儻敖
 小雅出車 2 郊旒旄
 衛風河廣 2 刀朝
 檜風羔裘 1 遙朝忒
 小雅漸漸之石 1 高勞朝
 衛風碩人 3 敖郊驕鑣朝勞
 大雅公劉 2 瑤刀
 衛風木瓜 2 桃瑤
 邶風凱風 1 夭勞
 邶風終風 1 暴笑敖悼
 大雅思齊 3 廟保

c) 薰 ieu 韻的字

小雅信南山 5 刀毛營
 陳風防有鵠巢 1 巢荳忒
 小雅鹿鳴 2 蒿昭挑傲敖

我們再看這一部分豪韻的諧聲字：——

高 kâu: 鬻 ɣâk, xâk: 熇 xuk, xâk, xuok; 喬 g'ïäu

勞 lâu: 營 lieu

刀 tâu: 召 d'ïäu, 昭 ííäu 荳 d'ieu 刁 tieu

縲 sâu: 巢 dz'au

燎 lâu: 寮 lieu: 燎 liäu

闕 ngâu, xïäu

桃 d'âu: 旒 d'ïäu: 桃 t'ieu

*陶 d'âu (<*əu?): 瑤 iäu(?): 缶 pjïeu(?)

悼 d'âu: 卓 t'äk: 罩 tau: 綽 ts'iak

糴 d'âu': 耀 iäu: 糴 t'ieu: 翟 d'iek, d''ək: 濯 d''äk

毛 mâu: 鬻 muk, mäk

我們暫時先把同他諧聲的入聲字除外。這一部分豪韻的字我們似乎可以定他在上古時候也是有 â 元音的，同他押韻的肴韻的字是 *au，宵韻的字是 *iau，蕭韻的字是 *iau。

豪韻的字在詩經裏頭沒有同入聲押韻的——至少我在詩經裏頭找不出一個確不可移的例子來(可疑的例子不算)。所以我想同入聲諧聲的豪韻的字在上古(詩經)的時候已經把他的韻尾 *-g 失落了，所以由諧聲所推定的韻尾 *-g 大約在詩經時期以前的東西。我們再看以上的例子，同豪韻諧聲的入聲字多半屬於覺 äk 韻少數屬於屋 uk, 沃 uok 藥 iak 韻的。藥韻在上古時代我們已經曉得是 *iak, 所以同豪韻諧聲的入聲字多有一種圓唇的元音。這是很奇怪的，因為在詩經裏頭 â, a 同 ä 是絕對不押韻的，差不多也不能諧聲，請看歌 ä 同麻 a 如(家，華等 <*ä) 的嚴格的分開就可以明瞭了。所以 *âu(<*-g) 我們也敢說絕對不能同 *äk 諧聲的。不過現在他們是諧聲的而且我們依我們的推論這一部分豪韻的字是從 *-âu 來的，而覺韻 äk 也似乎不能定他從 *äk 或者 ak 來的。我們應當如何解釋這種矛盾的現象呢？我覺得惟一的關鍵就在這種諧聲字成立的時期。我們已經知道這種 *-g 韻尾在上古時候已經失落了。所以他們諧聲的時期當然在上古時期以前(太古?)。在上古時期以前他們的元音如何我們不能確定。我想上古以前 **äg>**äwg> 上古 *âu> 切韻 âu 是很可能的現象。這不過是我的猜度，用來解釋 *-âu 同 *-äk 諧聲的現象的。我們現在討論上古時代的音韻還談不到上古以前的情形。我希望我們明瞭上古音韻以後，再進一步研究上古以前的音韻的時候，對於這個問題或者更有一個具體的辦法。

8) 談 âm

談韻的字在詩經裏頭同他押韻的有：——

a) 咸 am 桓 am 韻的字

商訟殷武 4 監嚴濫

王風大車 1 檻焚敢

小雅節南山 1 巖瞻淡談斬監

b) 鹽 iām 韻的字

小雅采芣 2 藍澹詹

小雅節南山 1 巖瞻淡談斬監

c) 嚴 iem 韻的字

陳風澤陂 1 蓄儼枕(?)

商頌般武 4 監嚴濫

談韻的諧聲字：——

敢 kām: 嚴 ngiēm: 巖 ngam

甘 kām: 鉗 g'iām

談 d'âm: 炎 jiām

蓄 d'âm(覃): 召 ɣam: 閻 iām

斬 dz'âm: 斬 tɕam: 漸 tsjäm, dz'iäm

瞻 tām: 詹 tsjäm: 譖 d'âp

藍 lâm: 監 kam: 鹽 iām

談韻的押韻及諧聲很相似的。他的來源無疑的是 *âm, 同他押韻的銜, 咸二韻的字是 *am, 鹽韻的字是 *iām。

這裏頭亦有幾個可疑的字。蓄 d'âm 是覃韻的字而跟儼 ngiēm (見上) 押韻。三 sām 是談韻的字而跟今 kiēm (召南標有梅 2) 押韻。段玉裁根據詩韻把三入到第七部裏頭(侵部)(<*səm 見下)把蓄入到第八部裏頭(談部)(<*d'âm)(依諧聲)?。江永, 孔廣森一律依詩韻把三, 蓄都入到他的侵部(緦類)裏去了。孔在蓄字底下還註了一句「古讀未詳」。江有誥亦把三歸侵部, 把蓄歸談部, 註了一句「侵十八談十九故得通用」就完了。依我們現在的情形看起來, 三是談韻的字, 應該是從 *sâm 來的。這是與詩韻相反的。三字諧聲字簡直沒有, 所以亦沒有旁證。三字在詩韻裏又只見過一次, 這是很難決定的問題。重視詩韻的人自然就說“三後人誤入談”了。蓄字雖然也只見了一次, 然而有諧聲字召 ɣam, 閻 iām 來證明他, 所以第一個作諧聲表的段玉裁就把他入到談部來; 後來江有誥也從了他, 只好說枕, 蓄是通韻了。我覺

得段玉裁把蕘字入談部是對的，然而把三字入到侵部裏頭，我覺得證據還不夠。若是依我的辦法，我們可以這麼寫三。 $s\hat{a}m < *s\hat{e}m^{?1}$)

9) 盍 $\hat{a}p$

談韻的入聲盍 $\hat{a}p$ 在詩經沒有押韻的。只有間接的例如闌 $k\hat{a}p$ 的諧聲有甲 $k\hat{a}p$ 在詩經衛風芄蘭 2 與葉，𦉳，𦉳，葉 $i\hat{a}p$ 韻的字押韻。𦉳 $ng\hat{a}p$ 的諧聲字業 $ngi\hat{e}p$ 在小雅采芣 4 與捷 $dz'i\hat{a}p$ 押韻，商頌長發 7 與葉 $i\hat{a}p$ 押韻。我們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然而我們拿他同以下合 $\hat{a}p$ 韻的字在詩經用韻的方法一比較就可以知道這一韻的字大約是從 $*\hat{a}p$ 來的。

這一韻的諧聲字亦不多，我們雖然有闌 $k\hat{a}p$ ；甲 $k\hat{a}p$ ；𦉳 $ng\hat{a}p$ ；業 $ngi\hat{e}p$ ；譚 $d'\hat{a}p$ ；澹 $t\hat{a}m$ (談)；詹 $t\hat{s}i\hat{a}m$ 等。不過他們同合韻緝韻的字諧聲相混的例子亦不少，如盍 $\gamma\hat{a}p$ ；渣 $k'\hat{a}p$ (合韻)；痃 $x\hat{a}p$ ；及 $g'i\hat{e}p$ ；儼 $ng\hat{a}p$ (入合，盍二韻) 𦉳 $ts'\hat{a}p$ (入盍韻，但其反切爲倉雜切入合韻)；雜 $dz'\hat{a}p$ ；集 $dz'i\hat{e}p$ 等，我不能解釋這種混亂的現象。不過這裏頭冷字很多，是不是有後人誤造的字或誤入的字，我們就不曉得了。

以上我們討論的都是從上古 $*\hat{a}$ 來的韻，現在我們就可以看一看由上古 $*\hat{a}$ 來的韻了。切韻含有由上古 $*\hat{a}$ 變來的 \hat{a} 元音的韻我覺得有哈 $\hat{a}i$ ，灰 $u\hat{a}i$ (一部分)，豪 $\hat{a}u$ (一部分)，覃 $\hat{a}m$ ，合 $\hat{a}p$ 這幾韻。由他們的用韻及諧聲字我們立刻可以覺出一種很顯著的分別來，跟我們剛才所看的韻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就一韻一韻的討論。

1) 哈 $\hat{a}i$ ，灰 $u\hat{a}i$ (一部分)

a) 與之 i 韻的字押韻

邶風雄雉 3 思來

小雅頍弁 2 期時來

小雅南山有臺 1 臺萊基期

(1) 吳語裏有許多地方覃，談的字還保留着些分別。這種分別只在 d 或 tz 系聲母的字才看得出。如蘇州語談韻的三讀如 SE ，談讀如 dE ，可是覃韻的男就讀如 $n\text{-}\text{e}$ ，蠶就讀如 $z\text{-}\text{e}$ 了。由方言的證據看起來三字似乎還是從 $*s\hat{a}m$ 來的。

(請參看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清華研究院叢書第四種，第二表 3。)

鄭風子衿 2 佩思來
 秦風渭陽 2 思佩
 小雅十月之交 4 士宰史(氏)
 大雅抑 12 子止悔

b) 與德 ək 職 iək 韻的字押韻

大雅桑柔 15 極背克力
 大雅瞻卬 4 忒背極慝倍識事織
 大雅靈臺 2 亟來
 小雅大東 3 載息

c) 與尤 iəu 韻的字押韻

小雅南有嘉魚 4 來又
 周南關雎 4 采友
 秦風終南 1 梅裘哉
 小雅四月 4 梅尤
 小雅彤弓 2 載喜右

d) 與屋(三等) iuk 韻的字押韻

小雅正月 10 輻載意
 大雅行葦 4 背翼福
 小雅大東 4 來服裘試
 小雅出車 1 收來載棘

我們再看看他們的諧聲字：——

媒 muâi: 某 mœu: 謀 miœu

耐 nâi: 而 nízi: 慝 níek: 籩 níziuk

灰 xuâi: 又 jiœu, 有 jiœu: 郁 iuk: 洧, 籩 jwi

杯 puâi: 音 p'œu: 否 piœu: 丕 p'jwi:

億 ts'âi: 思 si

待 d'âi: 等 tâi, teng: 寺 zi: 特 d'ek

改 kâi: 忌 g'ji

台 t'âi, i: 矣 ji: 埃 'âi: 冶 ia(?)

海 xâi: 晦 xuâi, 梅 muâi: 侮 m'iu(?): 母 m'eu

倍 puâi, b'âi: 喜 p'eu: 部 b'uo: 菩 b'ek

宰 tsâi: 梓 tsi

才 dz'âi, 哉 tsâi: 豺 t'ei: 豺 d'z'âi

龍 nâi, 態 t'âi: 能 neng, nâi, cf. 台

亥 yâi: 刻 k'ek

背 puâi: 北 pek

塞 sâi, sæk: 賽 sâi: 塞 d'z'a:i(?)

代 d'âi: 試 sí: 忒 t'ek: 式 s'iek

礙 ngâi: 凝 ng'iong: 嶷 ng'iek: 疑 ngji

這一部的字與我們以前討論泰韻的字有一個相同的地方。他們不但同入聲字諧聲並且有同入聲字押韻的確不可疑的例子。我覺得胡適，西門，高本漢說他們原本是「入聲」(收一種*-g音)是對的。我們誠然不能把之，哈兩韻所有的字都能找出個入聲的諧聲字或者同入聲押韻的字。不過我想職，德兩韻的諧聲字都歸入之，哈二部是很重要的一點。固然要說之，哈二韻的字在上古的時候都有*-g韻尾是一種冒險的結論(generalization)。不過凡是一種generalization都時有點兒冒險的性質在裏頭，因為我們有可以找出例外的可能。不過就是有例外的話似乎與大體無大妨礙。不願意冒險的人可以說之，哈大部分是在上古有*-g韻尾的。也許有別種來源的字在裏頭。

至于哈 âi韻的主要元音我定他是從*ə來的，理由我在前頭已經說過了。同他押韻的之韻尤韻的字是從*iəg來的，屋(三等)的字是從*iuək來的。

我這篇文章快作完了的時候，讀了林語堂先生的支脂之三部古韻考(本所集刊 II, 2, 137—152頁)。他對於之，哈兩韻有個很有趣很巧妙的提議。他說之(尤一部分)是有*ü音的，哈，灰(尤一部分)是有*eü音的。我不能不承認他的學說是有可能性的。不過我覺得他的學說不如我的簡單，而且有幾點缺點：

(1) 之韻的字同哈韻的字不是偶爾押韻的，是時常押韻的。他們的元音應當極相

似或者相同。林先生的 ü, eü 去解釋時常押韻的之，哈未免牽強些。並且沒有先例（如 a 同 ea 押韻等）。我的提議 *өг, *iөг 不但聲音諧和而且一等同三等字押韻的先例在詩經或者別的韻文裏也很常見的。

(2) 林先生的提議須要很多的假定 (assumptions) 如：——

pu {
 pwi (脂)
 piu > piëu > peu (尤)

hü {
 hi (之)
 hwi (脂)

peü > pweü > pwoi > pwai (灰)

heü {
 hoi > hai (哈)
 hwoi > hwai (灰)

teü > toi > tai (哈)

keu > kieu (尤)

這種變化當然是有可能性的。不過太是局部的解釋沒有旁例可引。我的兩條重要的定律(見前)不但可以包括哈，之並且可以解釋入聲的德 ek, 職 iök, 與哈，之的押韻，以及別의 *â: *ə 的現象。至於 iuk < *iuök 也有並行的例子，如弓 kiung < *kiueng (鄭風大叔于田 3 與棚 pieng 韻；小雅采芣 3 與繩 dz'ieng 韻)；雄 ʎiung¹ < *g'iueng (小雅無羊 3 與蒸，兢，崩，肱，升韻)，風 iung < *piueng < *piuem (鄒風綠衣 4 與心 siem 韻，小雅何人斯 4 與南 nâm (< *nem), 心 siem 韻) 等。至于脂部的幾個字我們可以說之的合口與脂混，因為之韻沒有合口的字。

(3) 照林先生的提議固然可以解釋之，脂的分別。高本漢的解釋亦可以說得過。我在前面曾經下了一個小注說之在切韻是否可以擬作 iöi (< *iөг)。這樣不但可以解釋詩韻分部之嚴，並且可以解釋切韻時代的脂，之的不同。

至於林先生反對之，(哈) 爲「入聲」，是反對之，哈全體都是由「入聲」來的。我不能說他沒理，因為我不敢說這兩韻裏沒有例外的字。不過就大體而言我覺得之，哈多是從入聲來的。我希望我們能把例外的字一個一個的找出來。那麼我們這條「聲

(1) 廣韻作羽弓切，但是由方言上的證據看起來似乎是匣母字。

律」就更有價值了。我們現在把林先生的五點反對的理由看一看。

(1) 職，德的諧聲字皆入哈，之兩韻，沒有入脂韻的。這誠然不能便決定之，哈全體都是由「入聲」來的。林先生的理由是對的。不過我們因此更可以知道有一部分是僅從「入聲」來的。這是不能掩沒的事實。

(2) 詩經哈，之直接與入聲押韻的字，林先生亦不反對是從「入聲」來的。所反對的是同這些字再押韻的字。這種字依高，林都不敢說是「入聲」。不過我現在要加一點解釋。譬如思，期等字他們常常同來押韻的。來字是同入聲押韻的。來字我們既然定他是「入聲」。常常同他押韻的思，期何以不可以定他為「入聲」呢？偶爾一次我們還可以說是「糊弄局兒的韻」。現在他們既然常常的押韻我們就不應該再用高的話“— it is obvious that rimes like 止 t'si: 試 sik', 載 tsai: 意 'ik' etc. could do as hedge-rimes in a primitive poetry not too particular as to its rimes”來解釋了。並且我們曾經知道——至少由我現在的提議看起來——作詩經的人不是半隻子。他們的用韻大體看起來是很嚴的。他們何以單到這兩韻就接連的用起「糊弄局兒的韻」來呢？我覺得至少我們亦應該把同來這一類的字押韻的字歸入「入聲」。這麼一來我們又可以把之，哈兩韻的「入聲」字數目增加了。那麼同他們的諧聲字亦是「入聲」了。結果我想之，哈兩部的大部分都是「入聲」，一小部分有入聲的嫌疑。高本漢反對西門的 Reimketten 辦法的理由一部分是對的。詩經裏頭偶爾亦許有“hedge-rimes”。不過這種韻只能見一次，到了二次已是可疑了。1) 再多的話我以為西門的 Reimketten 簡直可用之無疑的來證明這種字亦是「入聲」。所以我覺得思，期等字同他們的諧聲字都應當歸到「入聲」。

(3) 林先生的第三項理由誠然是對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他們的偏旁的入聲痕跡少就能決定他們不是「入聲」。依我根據江有誥的諧聲表的計算，之部八十九個偏傍中，除去三十三個主要入聲的偏傍以外，有入聲痕跡的有意，又，戒，異，囿，丕，音，亥，里，灰，(从又得聲)，奚(从又得聲) 目(諧聲能字)，之，才(諧聲載

(1) 思，來在詩經裏頭五次押韻，期，來三次，基，期，莖一次。又如又字同來，能，時，富，讒押韻，這些字都有「入聲」的諧聲字或者直接同入聲押韻。亥字三次同來押韻，一次同富，時，茲押韻，

字常同入聲韻) 疑 (疑 ngiək), 匍 (詩經備字兩見同載, 祀, 福, 戒, 告韻), 已 (祀字同入聲韻) 而¹⁾ (惡 niək 鮪 nziuk) 尤 (鬪 ts'iuək, 蠹 ts'iuək), 子 (子與德韻, 字與翼韻) 母 (晦與式, 止韻; 誨與食, 載, 寺韻; 痲與背韻), 再加上來, 思, 期, 久, 已經有二十五個了, 所以89個中有58個有入聲痕跡的不能算不多了。其餘可疑的我還沒有算。

(4) 高本漢以 -g 來解釋詩韻的之部, 林先生以為音韻不諧協, 這是對的。不過以我現在的解釋: 哈 ai < *əg, 之 i < *iəg, 尤 iəu < *iəg, 屋 (三等) iuk < *iuək, 不但音韻諧協, 而且他們的主要元音都是一樣的。

(5) 音調的音理上的困難。這一條我不敢拿來反對或者贊成之, 哈是有 *-g 的。我們可以說我們對於這一點在上古音韻上沒有絲毫的把握可以立論。

總而言之要說之, 哈都是從「入聲」來的, 誠然有語病, 因為我們可以找出例外的字來。但是我們要說之, 哈多是從「入聲」來的, 也許有少數別類的字; 這樣或者可以免除誤會。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本文來看幾個例外的用韻同諧聲。候韻的畝, 馱兩個字雖然沒有直接同哈韻的字押韻的, 然而常常的同之, 尤韻的字押韻。依我的定律 *məu (或者 *mөг) 到了切韻的時候應當變作 māu 我不曉得為什麼原故這兩個字仍然還是 meu。類似的例外還有音 pəu 字, 他的諧聲字是僭 puái, b'ai, 蒼 b'ək。他似乎也應當在切韻裏變作 pāu。某 məu 字 (諧聲: 媒 muái, 謀 miəu) 也是例外。

還有例外的 a (a:) 同哈, 德諧聲的, 如同戒 kai (諧聲: 械 kək), 豺 dz'ai (諧聲: 才 dz'ai), 塞 dz'a:i 諧聲: 塞 sái, sək)。這類 a 我還不明瞭他的來源。這種的例外很少。

哈韻有極少數的唇聲母字。其中脛, 樞不但是冷字而且他們的反切是扶來切。在一等字裏頭用奉母來切是可疑的²⁾。其餘五六個也是冷字如嬌, 倭, 腆, 蒼, 儻, 等只有僭字是常見的字, 但是他在現在方言中的讀法同灰韻的字一樣。我們再看灰韻裏

(1) 古字多借能為而 (王引之經義述聞第五)。由切韻的音值看起來, 能 nəng, nài 跟而 nzi 互借似乎是不可能的, 現在我們可以定能在上古的時候是 *nəng, *nөг, 而是 *niəg, 聲音很相近, 互借是不出奇的。

頭有許多唇聲母的字。這不得不使我們想起我們以前所定的 $p+\hat{a}>p+u\hat{a}$ 的變化來了。我們以前已經說過這種 u 介音的發生是很晚的。現在我們可以得一個證據證明這種 u 的發生大約在 * \hat{a} 變成 \hat{a} 之後，這樣我們可以明瞭爲什麼唇聲母對於這兩種不同的 \hat{a} 可以有同一的影響。我們現在可以總結一下，除去唐 $\hat{a}ng$, 鐸 $\hat{a}k$ 韻是有唇聲母的字，其餘的歌 \hat{a} , 泰 $\hat{a}:i$, 咍 $\hat{a}i$ 寒 $\hat{a}n$, 曷 $\hat{a}t$, 談 $\hat{a}m$, 覃 $\hat{a}m$, 合 $\hat{a}p$, 盍 $\hat{a}p$ 不是沒有就是有很少很可疑與方言矛盾的字。豪 $\hat{a}u$ 前面是有唇聲母的，但是這是因爲異化作用 dissimilation 的影響使介音 u 不能發生的原故。所以現在只有唐，鐸兩韻是例外，其餘的韻內 p (代表唇聲母) + $\hat{a}>p+u\hat{a}$ 的影響是很顯明的。林語堂的 $peü>pweü>pwoi>pwai$ 把介音 w 的發生定的那麼早似乎可疑。我覺得 $*p\hat{a}g>*p\hat{e}i>*p\hat{a}i>pu\hat{a}i$ 的程序比較的好一點。

2) 豪 $\hat{a}u$ 的一部分的字

這一部分豪 $\hat{a}u$ 韻的字跟前頭我們已經討論過的豪韻的字詩經上的用韻及諧聲字都不同。跟他押韻的有：——

a) 尤 $i\hat{e}u$ 韻的字

鄭聲叔于田	2 狩酒酒好
鄭風遵大路	2 手勳好
唐風羔裘	2 褻究好
小雅彤弓	3 囊好醕
小雅大田	2 阜好莠
邶風擊鼓	4 手老
小雅小弁	2 道草擣老首
周頌載見	壽保
鄭風大叔于田	3 擣首手阜
鄘風載馳	1 悠漕憂
豳風七月	8 蚤韭

(2) 在切韻時代輕重唇雖然不甚分，然而三等字的聲母去切一等的字似乎總是很例外的。

大雅常武	3 游騷
小雅巷伯	6 受昊
周頌雝	壯考，壽考
魯頌泮水	5 陶囚

b) 肴 au 韻的字

周頌閔予小子	: 造疚考孝
大雅公劉	4 曹牢匏
魯頌泮水	3 茆酒酒老道醜
小雅楚茨	6 飽首考
豳風七月	7 茅絢

c) 屋 (三等) iuk 韻的字

鄘風干旄	3 祝六告
衛風考槃	3 陸軸宿告
齊風南山	3 告鞠
小雅小明	3 奧蹙菽戚宿覆
鄭風清人	3 軸陶抽好

我們再看他們的諧聲字：——

嫂 sâu:	交 sou (?) :	瘦 sǐōu
埽 sâu:	帚 tsiōu	
裯 tâu, d'ïou:	周 tsiōu:	凋 tiou
禱 tâu, 壽 zïōu:	鑄 tsiu	
囊 kâu:	咎 g'ïōu:	晷 kjwi
報 pâu:	服 b'ïuk	
巧 k'âu, 朽 xiōu:	巧 k'au:	
告 kâu, kuok:	鵠 kuok:	皓 γâu: 窖 kau
*陶 d'âu, iâu (?)		
奧 'âu:	燠 'âu, iuk	

鳥 tâu: 鳥 tieu(?)

袍 b'âu, 抱 b'âu: 包 pau

醪 lâu: 膠 kau: 蓼 lieu, liôu: 瘳 t'iôu: 戮 liuk: 蓼 lieu, liuk

尻, 尫 k'âu: 九 kiôu: 軌 kjwi: 旭 xiwok

這一部分的字同哈韻的字有很相似的地方。他們都跟 iəu, iuk 押韻及諧聲。這部分的字的主要元音我想亦是 *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在詩經時代還保存着韻尾 *-g。不過這個 *-g 已經很微弱恐怕已經變成 *-wg 了。所以我們只有 âu:iuk 的韻而差不多沒有 âu:ək, iək 的韻。這一部分的字我們可以認為 *əwg (或者 *əu) 同他押韻的尤 iəu 是 *iəwg (或者 *iəu)。屋 iuk 很難定,也許是 *iuk, 或者 *iuək。這裏頭還有更不易解釋的養 au 韻的字。我在討論哈韻的時候已經說過戒 kai 的 a 來的源是不明瞭的,這種養韻的 a 我們亦不明瞭他的來源。

讀者到此地一定要問我為什麼定泰 âi, 祭 iäi, 哈 âi, 之 i 是差不多全有 *-d, 或 *-g 韻尾的, 模 uo, 魚 iwo 豪 âu (<*au) 在詩經時代大約已經失去 *-g 韻尾, 豪 âu (<*əwg) 在詩經時代大約還保存着有很微弱 *-wg 韻尾。我的答案是韻尾的失去不一定是在一個時期。最明顯的是高本漢所定有 *-b 韻尾的去 k'iwo(<*-b), 祛 k'iwo(*-b) 等字, 他們在詩經裏頭已經完全與有 *-p 韻尾的字分開。他反與模 uo 魚 iwo 的字 (<*o, *owg, *io, *iowg) 押韻了。這是最初失去的韻尾。因為他失落的很早, 所以從諧聲字裏, 我們亦找不出很多的有 *-b 韻尾的例子來。其次失落的便是模, 魚, 豪 (<*âu) 的 *-g 在詩經裏亦是沒有或很少同入聲押韻¹⁾的了。再次失去 *-g 韻尾的便是豪 (<*əu, *əwg) 哈, 之幾韻的字, 他們同入聲押韻的例多一點其中哈, 之失去的更晚。再後一點兒的便是泰, 祭等。所以韻尾的失落有一種有趣的程序 (1)*-b (2)*-g (>wg>u) (3)*-g (>-i) (4)*-d (>i)。這種程序當然不是絕對分開的。他們有重疊的地方。在方言中亦許有保存這種韻尾較久一點兒的, 亦許有失落較早一點兒的, 所以從詩經的用韻我們只能得一個大概。這個問題我希望我們將來能得一個較精密的研究。現在我不過是從我的觀察上暫定的一個 hypothesis 而已。

如果我們要定這一部分豪韻的字的主要元音是 *ə, 那麼他一定會同詩韻「之」

(1) 少數押韻的例是否是方言的關係?

部」的字有相混的地方。其實「古韻分部」裏頭幽，之兩部很有些相混的地方；小雅賓之初筵 2 能，仇，又，時，普通都不以仇字入韻，以我的意見看起來，仇是 *g'iewg 很可以同 *nəng (或 *nəg), g'ieg, *d'ieg, 押韻。古韻家因為九的諧聲字都入了“幽部”所以不說他是韻。大雅思齊 5 德，造，士依顧炎武這一章沒有韻，依段玉裁江有誥說造，士諧韻，其實我覺得德 *tək, 造 *dz'əwg, 士*dz'ieg 三個字都是韻。周頌絲衣，紉，倅，基，牛，熏，觶，柔，敖，休，普通如顧，段都分成兩韻，前四字一韻後四字一韻，但是江有誥就說他是之，幽通韻，算作一韻，而將敖字除外。我覺得周頌是較古一點的詩，在那時候 *-g 還沒有變成 *-wg, 所以很可以成一韻，*pǐəg, *g'ieg, *kiəg, *ngiəg, *tsiəg, *g'ieg, *niəg, *ngəg (?) *xiəg 都是韻而是很好的韻。大雅抑 2 告 kâu (<*kewg) 則 tsək 韻。再從諧聲裏頭看，「古韻」分部裏求的諧聲都入幽部而裘獨入之部是混亂的明證。求从又得聲，又的諧聲字如同又，右，有，等都在之部，從此我們亦可知道這種字的來源是很相似的。又如白的諧聲鼻入幽部而舊入之部；良的諧聲報入幽部，服入之部；冒入幽部，廣韻入豪，德二韻，瓊廣韻入沃，哈二韻，賈入屋(三等)。所以我定豪，尤兩韻為 *əwg, *iewg 同哈，之，*əg, *ieg 定的那麼相近，是有根據的。

3) 覃 âm

這韻的押韻同談 âm 有很顯著的異點：——

a) 與侵 iem 韻的字押韻

大雅思齊	1 音男
邶風燕燕	3 音南心
邶風凱風	1 南心
小雅何人斯	4 風南心
魯頌泮水	6 心南
大雅卷阿	1 南音
陳風株林	1 林南林南
小雅鼓鐘	4 欽琴音南僭
衛風氓	3 葑耽

b) 與東 (三等) iung 韻的字押韻

小雅何人斯 4 風南心

詩韻裏風字雖同覃韻直接押韻的只有一次，然而他時常的同侵韻的字押韻。現在討論含有 â 元音的字所以這種韻的例子我都沒有列入，其他如職，德同屋 (三等) 的韻，之同職，德的韻等我在討論哈韻的時候也沒有列入。

覃 âm 的諧聲字：

嵐 lâm: 風 piung: 凡 b'iwem

覃 d'âm: 譚 d'âm, zïem, iem: 簞 d'iem

驂 ts'âm: 參 tsâm, sâm (談), sïem

審 ts'âm: 譚 tsïem: 潛 dz'iâm: 僭 tsiem

堪 k'âm: 甚 zïem

探 t'âm: 深 zïem

婪 lâm: 林 liem, 禁 kiem

耽 lâm: 允 iem, 沈 d'iem

含 yâm: 今 kiem, 金 kiem: 矜 g'iem, kieng

暗 'âm: 音 iem

諧聲字裏雖然有幾個例外然而大體都是 â:ə 的互諧。詩韻更是嚴格的同侵 iem 押韻。這一韻我們可以無疑的定他爲由 *em 來的。侵 iem 是上古的 *iem, 風 piung 是從 *iuem 來的。

4) 合 âp

詩韻裏頭只有同緝 iep 韻的字押韻的：——

小雅常棣 7 合翁

大雅大明 4 集合

秦風小戎 2 合駟邑念

這一韻的諧聲字有：——

合 yâp: 翁 xiëp: 給 kiëp: 恰 k'ap

濕 síep, t'âp

雜 dz'âp: 集 dz'ïep: 纈 dz'ïâp

軛 nâp: 內 nuâi: 訥 nuet: 餉 nâp (盍)

合 âp 韻的諧聲例外比較的多些，正與盍 âp 的情形相同。我們不知道他的原因在什麼地方。至于詩經的用韻雖然例子不多，可是都很合條例的。這一韻的字我們可以仿同他相配的覓 âm 韻定為 *əp, 同他押韻的緝 ìep 為 *ïep。

我們現在已經把切韻所有含â元音的韻都分開討論完了。除去有幾個可疑的â外，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認出兩種â來，一種是從上古 *â 來的，一種是上古 *ə 來的。我現在有一個重要的聲明。譬如我說寒 ân 桓 uân 是從上古 *ân, *uân 來的，我並不敢說這兩韻內所有的字都是從 *ân, *uân 來的，其中也許有別類的字。高本漢已經很巧的證明桓 uân 韻的字有從談的合口 *uâm 來的。我現在所定的不過是個大綱。我希望將來我或者別人能把別類的字一一的找出來。一個一個的去解釋他，這不但是研究音韻的人的事，與研究 Etymology 也大有關係的。

我們現在只討論上古時代的音，而且是只就詩經去研究上古的音，所以上古以前以及方音問題我都沒有論及。譬如說弓字可以有 -m 韻尾的一說，王靜如先生的結論是“冬蒸兩部在上古或者為合口閉口韻，到了春秋時代，秦，函仍然保留着，而自關以東的地方，就因異化作用全變為呶口開唇了。”所以弓收 -m 韻尾一方面是方言的現象一方面恐怕是在詩經時代以前的現象。所以在我仍然定他是 *kiuəng。他從 *kiuəm 變來是很可能的。我現在還沒有到研究他的時候。

這裏頭還有一個現象我們不能解釋，這就是為什麼 *-g 有的時候變 -u 有時候變 -i。這個問題我們還得要留起來，現在不能解決。

現在我們還要討論一個例外的韻。主要的是灰 uâi 韻的大部分，哈 âi 韻也有些字在裏頭。這些字在詩經裏頭的用韻及諧聲都很特別：——

a) 與微 ěi, wěi 韻的字押韻

大雅河酌 3 漑暨，2 纍歸

小雅十月之交 1 微微哀

小雅隰桑 4 愛謂

小雅四月 8 薇棗哀

豳風東山	1 歸悲衣枚
大雅大明	5 妹渭
大雅常武	6 回歸
小雅巧言	1 威罪
小雅采芑	4 焯雷威

b) 與脂 i, wi 韻的字押韻

周南汝墳	1 枚飢
大雅抑	4 寐內
小雅谷風	2 頽懷遺
小雅四月	8 薇棖衰
大雅桑柔	2 駢夷黎哀
小雅鴛鴦	4 摧綬

c) 與皆 ai, wai 韻的字押韻

邶風終風	4 蠶懷
小雅鼓鐘	2 嗜潛悲回
周南卷耳	2 蒐隕罍懷

d) 與齊 iei, 支 iě 韻的字押韻

小雅小旻	2 訛哀遠依底
小雅谷風	3 蒐萎
大雅桑柔	2 駢夷黎哀

他們的諧聲字亦類似詩經的用韻：——

矮 ·ái: 倭 ·uâ: 萎 ·wiě

由 k'uâi: 屈 kai

瓌 kuâi: 壞 ɥwai

逮 d'ai: 棣 d'iei

慨 k'ai: 旣 kjëi

悖 b'uâi: 孛 b'uət, b'uâi (cf. 市 puât)

枚 muâi: 文 mīuən
 妹 muâi: 未 mjwěi: 寐 mji
 內 nuâi: 納 nâp: 訥 nuet: 芮 níziwài
 鬼 nguâi: 鬼 kjwěi: 愧 kjwi: 槐 γwai, γuâi
 潰 γuâi: 匱 g'jwi: 貴 kjwěi
 哀 'âi: 衣 'ēi: 裔 iâi (?)
 凱 k'âi: 豈 k'jěi
 裴 b'uai: 悲 pjwi: 霏 p'jwěi: 排 b'ai
 煨 'uâi: 畏 'wěi
 推 t'uâi: 隹 tswi: 稚 d'i
 自 tuâi: 追 t'wi: 帥 şwi, şiuēt
 隊 d'uâi: 遂 zwi
 靄 luâi: 榮 ljwi, 累 ljwi: 螺 luâ
 諱 suâi, 碎 suâi: 卒 tsuet, ts'uēt: 醉 tswi

由以上的詩韻同諧聲看起來，大致的情形是 âi(uâi):ai(wai):iei:ēi(wěi):i(wi):iǝ
 (少數)。這裏頭雖然亦有些同入聲諧聲的但是占少數而且 âi(uâi) 也沒有直接同入聲字
 押韻的。這種 â 跟我們以前所討論的兩種 â 都不同，——至少由切韻所擬定的音值裏
 頭看不出這種 â 到底怎麼來的。雖然我們似乎也可以定他是從 *ə 來的。那麼哈 âi, 灰
 uâi 是 *əi, *uei (有些是 *uəd) 脂是 *iei, *iwei, (有些是 *əl, *iwəd) 微是 *ei, *wei
 齊是 *iei (皆的來源不明)。這樣解釋可以講的過去。*əi 同 *ei 押韻聽起來亦不出
 奇。不過我們究竟找不出旁的例子來證明 *əi 同 *ei 在上古時候是可以押韻的。所以
 我只疑心他是有從 *ə 來的可能。而不敢就認他是 *ə。

底下我列一個總結表，按照我們在前面討論的結果擬定了些上古音看他都變入切韻
 的什麼韻裏頭：

切韻 *â* 的來源

上古		切韻	上古		切韻
*â	→	â (歌)	*ian	→	iän (仙)
p+â	↘		*iwan	→	iwän (仙)
*uâ	→	uâ (戈)	*ian	→	ien (先)
*a	}	a (麻)	*ât	→	ât (曷)
*â					
*wa	}	wa (麻)	p+ât	↘	
*wâ					
*ia	}	ia (麻)	*uât	→	uât (末)
*iâ					
*ia	→	iě (支)	*at	→	*at (轄)
*âng	→	âng (唐)	*iat	→	iät (薛)
*wâng	→	wâng (唐)	*iwat	→	iwät (薛)
*iang	→	iang (陽)	*äd	→	â:i (泰)
*iwang	→	iwang (陽)	p+äd	↘	
*eng	→	eng (登)	*uäd	→	uâ:i (泰)
*ieng	→	ieng (蒸)	*iad	→	iäi (祭)
*iueng	→	iung (東)	*iwad	→	iwäi (祭)
*âk	→	âk (鐸)	*ad	→	a:i (夬)
*wâk	→	wâk (鐸)	*wad	→	wa:i (夬)
*iâk	→	iäk (昔)	*âu(或者有些<*g)→	âu (豪)	
*iâk	→	iak (藥)	*au(或者有些<*g)→	au (肴)	
*ân	→	*ân (寒)	*iau(或者有些<*i-g)→	iäu (宵)	
p+ân	↘		*iau(或者有些<*g)→	ieu (蕭)	
*uân	→	uân (桓)	*âm	→	âm (談)
*an	→	an (刪)	*am	→	am (銜, 咸)
*wan	→	wan (刪)	*iam	→	iäm (鹽)
			*âp	→	âp (盍)
			*iap	→	iäp (葉)
			*ëg	→	âi (咍)

p+əg			*iəm	→	ïəm	(侵)	
*uəg	→	uâi	(灰)	*əp	→	âp	(合)
*iweg	→	wi	(脂)	*iəp	→	ïəp	(緝)
iəg	→	ïï>i	(之)	*ei(?)	→	âi	(哈)
*iəwg, (*iəu)	→	ïəu	(尤)	*əd(?)	→	âi	(哈)
*əwg, (*əu)	→	âu	(豪)	*uəi(?)	→	uâi	(灰)
*ək	→	ək	(德)	*uəd(?)	→	uâi	(灰)
*uək	→	uək	(德)	*iəi(?)	→	i	(脂)
*iək	→	ïək	(職)	*iəd(?)	→	i	(脂)
*iuək	→	ïuk	(屋)	*iwei(?)	→	wi	(脂)
*əm	→	âm	(覃)	*iwəd(?)	→	wi	(脂)

以上的表只將上古的音變成切韻的音的大概列出來，有些例外我沒有加進去。這些切韻裏頭的韻的大多數，或者我們可以說全體都許有從別的來源來的。本表沒有顧及。

Summary in English.

From the study of rimes in Shī-k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phonetic compounds, it is possible to determine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vowel â has two main sources in Archaic Chinese. Both the Shī-king rimes and the script agree quite consistently in showing that one kind of â rimes and forms phonetic compounds with words having *a-*, *ia-* (麻, 陽), *ïä-*, *v-*, *ïv-* and occasionally *ie-* (*ië*) in Ancient Chinese and the other kind of â rimes and forms phonetic compounds with words having *ə-*, *i*, *ïə-*, *ïu-* in Ancient Chinese. With few exceptions the first â and *a*, *ïa*, *ïä*, etc. are kept quite distinct from and rarely mix with the second â and *ə*, *i*, *ïə*, etc. It is abundantly clear that in Archaic Chinese these two groups form two distinct series, each with its distinct vowel.

So far as the first kind of â is concerned,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t can come from any other sound than â in Archaic Chinese, and consequently we can also determine those word with *a-*, *ïa-*, *ïä-*, and *ie-* (*v-* and *ïv-* are reserved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 which rime with â, to be from Arch. Ch. **a*, **ïa-* (only in Rimes 麻, 陽), **ïä-* (>*ïä-*), and **ia-* (>*ie-*).

The second kind of *â*, by method of exclusion, cannot be from **â* or **a* in Archaic Chinese. Its vocalic quality is suggested by *ə* and *ïə-* which form with it, as we have seen, a distinct series in Archaic Chinese. From this investigation we can determine that *â* and *ə* belong to one and identical phoneme in Archaic Chinese, for we can formulate definitely two law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ə* into Ancient Chinese, namely:

- 1) Arch. Ch. **ə* remains in Ancient Chinese, if it is followed by *-n, -t, -k, -ng*.
- 2) Arch. Ch. **ə* becomes *â* in Ancient Chinese, if it is followed by *-m, -p, -i, (<*-i, *-d, *-g), -u (<*-u, *-g)*. But if there is a medial *ï* or *i* before this **ə*, it is kept, therefore we have rimes in An. Ch. such as *ïəm, ïəp, ïəu, i (之) (<*ïəi <*ïəg)*.

These two laws can further be test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â* and *ə* in Tsie-yün. For rimes with final *-n, -t, -k, -ng*, Tsie-yün has both *ân* and *ən, ât* and *ət*, etc.; but for rimes with final *-m, -p, -i, -u*, Tsie-yün has regularly two types, *âm (談), âm (覃)*; *âp (盞), âp (合)*; *âi (哈), â:i (泰)* which Karlgren has tried, but not very successfully, to distinguish by means of dialectical studies or the study of Sino-Corean, Sino-Japanese, and Sino-Annamite.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âm 談* and *âm 覃*, etc., might have a slight difference at the time of Tsie-yün but it soon disappears in nearly all dialects and causes a complete coalescence of two rimes originally different, thus:

Arch. Ch. <i>*â</i>	âm 談	âp 盞	â:i (nâ:i) 泰	âu 豪	ân (uân) 寒	ât 曷	âng (wâng) 唐	âk (wâk) 鐸
Arch. Ch. <i>*ə</i>	âm 覃	âp 合	âi (uâi) 哈	âu 豪	ən (nən) 痕	(ət) 𣪠 沒	əng (wəng) 登	ək (wək) 德

It is to be noted that *əu (候)* does not form a compensatory rime to *âu (豪)*, but *âu (豪)*, although not distinguished in Tsie-yün, can be demonstrated to come from two distinct types.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I gave a table in which I reconstructed Archaic Chinese final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to Ancient Chinese. Readers may consult it.